

IQ

265

恋人搜查官

蒙淇淇
作品

宛如一颗可可含量
55%的巧克力。

畅销书作家蒙淇淇
暗黑甜宠之作

史上最危险、最腹黑、最有
占有欲、最会撩妹的天才黑
客！
“老司机”操控女警，
一言不合就反差萌。

IQ
265

恋 人 搜 查 官

蒙淇淇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IQ265恋人搜查官 / 蒙淇淇著. —南京：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 2017. 6

ISBN 978-7-5594-0242-4

I. ①I… II. ①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085355号

书 名 IQ265恋人搜查官
作 者 蒙淇淇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孙小淋
责任编辑 姚丽
文字编辑 孙小淋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200千字
印 张 8.5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，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0242-4
定 价 36.8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001 | Chapter 01

爱比杀人重罪更难隐藏，爱情的黑夜有
中午的阳光。

——莎士比亚

030 | Chapter 02

光总觉得它跑得比任何事物都快，可它
错了。因为无论它跑得多快，黑暗总是
先它一步到达。

——Terry Pratchett

058 | Chapter 03

一件事的荒谬，不能成为驳斥它存在的
论据。相反，这恰恰是它存在的条件。

——Nietzsche

085 | Chapter 04

他们想把我们埋葬，却不知道我们是种
子。

——墨西哥谚语

112 | Chapter 05

心里怀念着人，见了泽上的萤火，也疑
是从自己身里出来的梦游的魂。

——和泉式部

IQ 恋人搜查官
265 目录

139 | Chapter 06

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，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，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。

——尼采

166 | Chapter 07

逻辑的尽头，不是理性与秩序的理想国，而是我用生命奉献的爱情。

——东野圭吾

192 | Chapter 08

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，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。

——海明威

218 | Chapter 09

生亦惑，死亦惑，尤物惑人忘不得。人非木石皆有情，不如不遇倾城色。

——白居易

244 | Chapter 10

天才是像陨石一样，注定了要燃烧自己来照亮他的时代。

——拿破仑

Chapter 01

1

覃弥第一次去犯罪现场，是在入职警队的第二天。

大坝巍峨，烟波浩渺，城郊最大的水库平日里的宁静已被警车的鸣笛声破坏殆尽。覃弥戴好鞋套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准备走进那辆房车时，从车里走出来的祁岸浔拦住了她。

“你别进去了，照片我帮你拍。”他说着，从覃弥的脖子上取下反相机。

郊外秋日清晨的冷空气让覃弥吸了吸鼻子，笑了：“祁队放心，我可以的。”

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血液喷溅得到处都是，那对情侣男左女右并肩躺在地上，都被打开了胸腔，男死者的右手插入女死者的胸腔中，女死者的左手插入男死者的胸腔中，两人手臂交叠，手掌都握着一颗心脏。

法医昆融蹲在尸体旁，已完成初步检查：“根据心脏大小判

断，男死者胸腔里的心脏是女死者的，女死者胸腔里的心脏是男死者的。死因暂时不能确定，要回局里做进一步尸检。”

“现场居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指纹或者脚印。”祁岸浔眯起眼睛，望着姿势奇怪的两具尸体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推心置腹？”

啪啪啪。从各种角度拍完照片的覃弥放下相机说：“唐亡宋兴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，有位词人顾夐写了一阙《诉衷情》——‘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’”

祁岸浔戴上手套，滑开桌上沾血的手机，可惜设有开机密码。

昆融摘下医用橡胶手套，站起身来：“预计死亡时间是今天早晨五点到六点。”

“或许是五点半左右。”覃弥看了看自己的手机。

祁岸浔挑眉：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“昨天的日出时间是07：33，日落时间是16：53，而月出时间是16：09，月落时间是05：28。”

“在月落时间杀人？”祁岸浔皱眉。

覃弥放下手机，低垂眼眸，望着那两具死不瞑目的尸体：“因为那阙词的全文是——”她顿了顿，幽幽地念起来，“永夜抛人何处去？绝来音。香阁掩，眉敛，月将沉。争忍不相寻？怨孤衾。换我心，为你心，始知相忆深。”

她念得很慢，一时间，房车里静得可怕，所有人都停下来，感受词作里的幽怨爱憎。等覃弥念完了，半晌，祁岸浔才赞许地点点头：“你来分析分析。”

“从犯罪行为学来说，凶手大费周章地割开胸腔，将两人的心脏互换，其实是为了完成一种仪式。凶手或许还有轻微的强迫症，就像行为艺术家一样，他会遵循精确的时间、地点和方式。如果死

亡时间可以精确到早晨五点到六点，那么就有可能在月落的五点半左右，正如那阙词点明的时间——‘月将沉’。”

昆融这才转过头，认真打量了一下这个身材微胖、其貌不扬的年轻女孩。

“祁队啊，这就是局里负责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运营的姑娘？”

祁岸浔正在打开房内的电脑：“可别小看她，她可是局里犯罪行为分析科的骨干，而且学识渊博，天文地理无所不知，在局里有‘百科全书’之称。”

“不简单啊。”昆融感叹。

覃弥礼貌地笑答：“谢谢昆教授。依我看，是这个凶手不简单。”

“好了，一台笔记本电脑、两部手机、一部平板，都有开机密码，你送去这个地址，交给毕达哥拉斯。”祁岸浔把一个小箱子送到覃弥手上。

覃弥愣了愣：“毕达哥拉斯？”

昆融拍拍她的肩膀，笑得很有深意：“你去了就知道了。”

地铁上还有空位，覃弥坐下来用手机搜到死者佟述的微博。

认证信息是“自由摄影师”，背景图是一张海报，显示他最近在全球旅拍，粉丝二十多万，根据点赞数推断阅读量在十万左右。

不算超级网红，但在他的粉丝心里应该是“男神”级别的，毕竟颜值高。

最后一条微博是前天中午发的，是一条公益直播，直播所得的收益将会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。三十七分钟的直播，覃弥连看了两遍：佟述和女友傅祎贞直播吃冰淇淋火锅，火锅底料是巧克力酱，被煮得热气腾腾，咕嘟咕嘟冒着泡。

“来来来，尝一口。”佟述用叉子把冰淇淋球放在巧克力锅里涮一下，再喂给傅祎贞吃。两人言笑晏晏，非常亲密，傅祎贞的头发掉下来，他还温柔地帮她捋到耳后。

总共一万五千条留言全是这样的：

“冷冷的狗粮在脸上胡乱地拍” “110吗？这里有人虐待小动物啊” “秀恩爱我只服你俩” “甜到我牙疼” “比偶像剧还偶像剧” “给我一打胰岛素” “认识你们之后我才相信世界上有真爱” “你们一定要这样幸福下去” ……

最后两人来了一个巧克力之吻，深情地吻了两分钟之久，留言区简直要爆炸。

“真是虐狗啊！”隔着屏幕，覃弥也感受到了两人的甜蜜。

她翻了翻佟述的微博，内容基本上是和傅祎贞的恋爱日常。傅祎贞也有微博，但发得较少，基本上是和佟述互相@，隔空秀恩爱的。

不得不承认，佟述微博的内容非常吸引小女生，覃弥也看得入了迷，直到手机响起。

“坐过站了。”低沉的男声在电话那头响起。

覃弥愣了愣，抬头看向车门上方的位置显示，已经坐过两站了，她不由得“啊”了一声。车门打开，覃弥慌忙冲下地铁，跑到对面站台搭乘反方向的地铁。

“谢谢。”平稳了呼吸，覃弥才开口，“谢谢您的提醒。不过您怎么知道我坐过站了？您是哪位？”

对方丝毫没有回答的意思：“还有五分钟。”

“什么？”覃弥皱眉。那个男声虽然不难听，可无端端给她一种异样的不安感。

“你要出站的地铁口还有五分钟就要下雨了。”

“不劳费心，我会用打车APP叫辆车。”

“地铁口直径三千米范围内，可用快车八辆，下雨时平均等车时间会从十分钟延长到十五分钟。你离目的地三千米，搭乘快车需要经过三个红绿灯，通过一个红绿灯平均耗时六十秒，你觉得你在二十分钟内出现在我办公室的概率有多大？”

地铁门开，覃弥冲了出去，狂奔着刷卡出站。雨已经下了起来，地图上显示她呼叫的快车还要经过三个红绿灯才能到，而电话还没有挂断，她犹豫着，还是问出声：“您是毕达哥拉斯？”

“还有十五分钟。”对方说完这句，挂了电话。

覃弥看了看手机显示的时间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冲进了细密的雨幕中。这片区域高校密集，街上应该不难找到共享单车。果然，覃弥用手机叮咚扫了下单车上的二维码，单车自动解锁，她骑上车，在手机地图上设定目的地，然后根据导航，在自行车道上飞驰。

幸好要交给毕达哥拉斯的证物都用防水袋包得严严实实。淋成落汤鸡的覃弥一边庆幸，一边冒着大雨用力蹬着踏板。

三米外某间办公室。

屏幕上的红点正朝着这边一点点挪动。

“学长，看来我们低估她了。她不笨，也够拼，下这么大的雨，居然想到用共享单车，看来我们只能在红绿灯上为难她一下了。需要我把红绿灯时长调成180秒吗？”

“不用，把她手机里导航的南北方向调换一下吧。”

成功找到那个地址已经是一小时后。那里人去楼空，大门紧闭。

覃弥想回拨刚刚的来电，却发现“已接来电”里并无显示。也是，高段位的黑客是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的。她只好拨通了祁岸浔的电话。

“那你回去换身衣服，然后回局里，和我一起去走访下佟述和傅祎贞的公寓。”

向上的电梯中途停了下来，一位小区保洁员推着清洁用具上了电梯。

覃弥和祁岸浔对视一眼，得到祁岸浔的肯定后，她亮了下证件，清清嗓子问：“您好，请问您是这栋楼的保洁员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保洁员把抹布浸入配制好清洁剂的水桶中，拿起后拧干，并未抬头。

“请问您认识23楼的佟述吗？”

“认识啊，他经常带不同的女人回家。”

“不同的女人？是他的摄影模特吗？”

保洁员瞪了覃弥一眼：“你见过半夜三更带模特回家的吗？”

“很多摄影师是夜猫子，或许晚上灵感更充沛。”覃弥知道保洁员知晓更多内幕，故意反驳她。

那保洁员冷笑一声：“他早出晚归，又不在家做饭，垃圾一周才丢一次，我们都是早上把垃圾放在房门口，由我们保洁员来收，佟先生的垃圾，除了纸就是套套。”

说“套套”时，保洁员眨眨眼，浓长睫毛的阴影将右眼的泪痣遮挡住了。

覃弥眸子一亮：“您收了垃圾会放在哪里？昨天早上的垃圾还在吗？”

“在啊，每周三垃圾车才来一次。不过，你们要找的话，可是

有几百个垃圾袋啊。”

半小时后，祁岸浔调来了警犬黑贝——一条灵敏凶悍的德国牧羊犬。它先嗅了下佟述的衣物，再在垃圾堆里寻找，很快找到了佟述昨天早上扔的垃圾袋。

垃圾袋里有四五个使用过的套套，覃弥戴上手套，将它们一一拿起来端详，还把其中一袋放到鼻子下嗅了嗅。

看她研究得这么认真，祁岸浔笑了：“你来分析分析。”

“这些东西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水，从体内流出后，会有一个从液态到凝胶态再到液态的过程。这一袋应该是最新鲜的，因为水分还没有蒸发。正常男性一次的量是二到六毫升，如果过于频繁，量会减少。这一袋目测在四毫升左右，推断是前天晚上使用的。蛋白质在常温下会感染细菌而腐化，腐化后会产生硫化氢等恶臭气体。根据现在的气温，这两袋已经发臭的，推测使用时间是三天前。”

“没想到靠秀恩爱走红的佟述，私生活居然如此糜烂。”祁岸浔感叹，“我让鉴定科检测下这些东西外面的女性DNA。”

覃弥抬头看了上司一眼：“说不定是男性呢。”

祁岸浔愣了愣：“保洁员不是说，和佟述一起回去的都是女性吗？”

“或许是异装癖。我在佟述家浴室看到了一条紧身丝袜，下胯部有不自然的凸起，应该是被撑得变了形。此外，我还看到一管水溶润滑剂，刚刚我搜了品牌的官网，是同志专用。”

祁岸浔竖起大拇指：“老司机！”

“不敢当。”覃弥笑着摇摇头，“只是大学时代在情趣酒店兼职过，每天要处理一百多个这玩意儿，当时突发奇想研究了一下。”

祁岸浔点点头，拍拍她的肩膀：“你的观察、推理和研究能力都不错，但想要完全融入我们局里，还需要得到毕达哥拉斯的认可。”

一听到那个代号，覃弥的脸色顿时严肃了几分：“是，祁队，我明早再去一趟。”

晚上回家，覃弥开始研究傅祎贞的微博。

傅祎贞在一年前给一个博主发的一条安利电影的微博点过赞，可她并未关注该博主。那部电影是1998年2月14日情人节在香港首映的《愈快乐愈堕落》，导演关锦鹏就是在首映日那天出柜的。

覃弥在微信上联络了一个电影资源代理人，对方在百度云上把那部电影的资源分享给她，顺带丢来一部韩国爱情动作片：“画面唯美，感官冲击十足，不容错过。”

《愈快乐愈堕落》画质不太好，但胜在剧情和情绪的渲染：男孩阿哲喜欢上有妇之夫冯伟，却不敢表白，只能通过与冯伟的妻子月纹发生关系，在想象中完成与冯伟的肌肤之亲。

原本准备看完这部电影就睡觉，可熄了灯翻来覆去没睡着，只能爬起来，去看另一部电影。电影尺度很大，但光影、构图和配乐都经过精雕细琢，覃弥看得很入戏，本能地产生了生理反应，觉得内裤有点湿了。她点了暂停键，从柜子里找出一条干内裤，准备去换洗。

这时，门禁对讲机响了。

她吓了一大跳，看向墙上的挂钟——凌晨两点半。会是谁？

对讲机执拗地响个不停，在死寂的夜里显得越发可怕。覃弥深呼吸一口气，走到窗边，撩起窗帘朝楼下窥视。她家在三楼，可以看到楼前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小区路灯的白光给轿车的轮廓抹上一

层冷霜。夜间露寒雾重，大门前立着的人影半明半暗，看不真切。

覃弥折回房间，接通对讲机。

“我来拿证物。”

毕达哥拉斯？覃弥的脑袋嗡地响了一声。这种时候，覃弥实在没勇气打开门禁：“对不起，我明天给你可以吗？”

“你这栋楼的门禁密码是5749？”

“啊？”覃弥的大脑里再次翻江倒海。

“这几个数字上面指纹最多，而人们按第一个数字时用力最大——数字5是磨损最严重的。我只要再试试其他几个组合，就能找出密码。”

咔啦一声，传来大门打开的声音。

覃弥颤抖着手拨打了祁岸浔的电话。大概是在熬夜加班，祁岸浔很快接了电话。覃弥心跳剧烈，声音都在战栗：“祁、祁队，毕达哥拉斯来我家了。”

“是我拜托他去的，我想让他早点锁定嫌疑人。”

“可、可是现在是凌晨两点啊。”

“查案哪分时间。”

房门被轻轻叩响了，覃弥只好挂断电话。她先从房里抱来证物箱，再打开房门。

过道里的灯坏了，只有房内橘黄色的光，渲染出颀长的身影：

“还没睡？”

乍看之下，覃弥只觉得那个人的脸部轮廓过于冷峻了。眉目掩藏在黑暗中，无法辨别，她的视线最后落在他的喉结上。他的脖颈非常修长，说话的时候喉结滚动，让覃弥想起刚看的电影——释放的时候，男主角高高仰起头颅，发出低吼，喉结也是这般性感地滚动。

“原来在看电影。”

对方注意到了墙壁上的投影。覃弥这才意识到刚刚按下暂停键，屏幕正好定格在两人欢爱的场面。她的脸顿时烧得通红，唇干口燥，却听他调笑道：“湿了？”

覃弥慌忙环顾四周，发现自己左肩上搭着一条干净的黑色蕾丝内裤。

她咬住下唇，头皮发麻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庆幸的是，下一秒，对方已经从她怀里接过证物箱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一句“早点休息”之后，男子的身影消失在走道尽头。

覃弥在原地站了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她关上门，伸手摸摸脸颊，发现烫得骇人。

3

次日早晨六点，祁岸浔的电话把覃弥吵醒，他的声音非常焦急：“两小时后嫌犯褚邶然的航班就要起飞了，你家离机场近，快去堵截他。”

覃弥在最后一秒跳上机场快轨，喘着粗气打开祁岸浔发来的资料。

昨晚毕达哥拉斯搜查了两位死者的电脑和手机，破解了一个秘密文档，找出了几个G的重口味视频。

佟述并没有“经常带不同的女人回家”，他带的要么是女友傅祎贞，要么是男友褚邶然，只不过褚邶然喜欢改变发型、服饰和妆容，每次都像不同的女人。

傅祎贞和褚邶然是青梅竹马，她在“仅自己可见”的微博里记录了她对褚邶然无望的爱。

有一张傅祎贞珍藏的照片，因为年代久远而略发黄，是六岁的

傅祎贞和七岁的褚邶然。顽皮的男孩爬上树去摘红彤彤的柿子，女孩在树下兜着裙子接柿子，男孩女孩的笑容让那张照片流淌着毫无掩饰的童真和欢乐。

还有一张，是青春时代的傅祎贞和褚邶然，十六七岁的模样，男孩骑着摩托车载着女孩，路上坑坑洼洼，摩托车飞起又落下，两人连头盔都不戴，很危险，却又很浪漫。她的脸上是肆意张扬的笑容，那是她人生的高潮，是她一生中最闪耀的时光。

此后的人生，不过是为了怀念那段最闪耀的时光而存在。

她从小就喜欢他，可她不是他喜欢的性别。为了离褚邶然更近一点，她主动接近褚邶然的男友佟述。双性恋的佟述同时爱上了他们。

他们仨有时是一对一，有时是“三人行”。

“如果你是褚邶然，你心爱的人和别的女人高调秀恩爱，二十万粉丝期盼他们永远幸福，而你却永远是见不得光的，不被祝福的，你会不会因为嫉妒而杀了他们？”

赶到机场的覃弥根据照片找到了褚邶然，没想到刚刚亮出证件，褚邶然就脸色大变，拔腿就跑，慌忙追上去的覃弥一边跑，耳畔一边响起祁岸浔的假设。

“站住！”覃弥高喊，“你已经被包围了！”

原本只是吓吓他，没想到祁岸浔已经带队赶来。被围追堵截的褚邶然停住脚步，环顾四周，眼珠一转，蓦地转身冲到覃弥面前。

祁岸浔目光一沉，扬手示意几个手下不要轻举妄动。

覃弥白皙的脖颈上渗出豆大的血珠，再用力一点，她的颈动脉就会被割破。与此同时，她感觉到褚邶然紧握水果刀的手在颤抖。他其实也很害怕吧？

“褚邶然，昨天早晨六点，从水库到城区的高速收费站，你的

车、你的人，全被监控拍下来了！你逃不掉了！现在你放下武器，我可以帮你向检察院申请从轻处理！”机场大厅的喧哗声中，祁岸得的声音洪亮有力。

然而覃弥知道，这种常规谈判方法已经没用了。

褚邶然勒住覃弥脖颈的左臂的袖子被掀开，显露出一块疮，这是长期吸食冰毒、毒品，毒素无法排出体外而堆积在皮肤表层所引起的病毒类感染冰疮。

覃弥知道，褚邶然此刻表现出的正是长期吸食冰毒后的苯丙胺精神病症状。

“你是不是感觉很暴躁，觉得自己被控制了，想要反抗？”覃弥温柔地、一字一顿地说，却得到褚邶然暴躁的回应：“你闭嘴！闭嘴！”

合成毒品最致命的危害是幻觉。有吸毒者觉得自己身上爬满跳蚤，就买了酒精然后点火，把自己活活烧死；还有人出现了强烈的被害妄想，于是将自己的亲生父母当街砍死，全国多发性刑事案件中，30%至40%是吸毒者所为。

或许褚邶然是吸毒后出现幻觉，才杀害佟述和傅祎贞的。

水果刀又深入了一点，鲜血蔓延到胸口，覃弥感觉血液正一点点从体内流失。再这样僵持下去，即使没有割破颈动脉，她也会因为流血过多而休克……

如果有人转移一下褚邶然的注意力就好了……

叮咚一声，原本关闭了的机场大厅的广播突然响起：“褚邶然，要不要‘溜冰’？”

全场寂静，下一秒，展示航班信息的巨屏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。

“不好意思，黑进了机场的电脑控制系统，请允许我占用一分